

# 服务—学习手册

向荣 董欣梅/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ety Press



# 服务—学习手册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e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服务-学习手册/向荣,董欣梅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87-3531-3

I. ①服… II. ①向… ②董… III. ①社会工作—手册 IV. ①C916-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3705号

---

**书 名:** 服务-学习手册

**著 者:** 向 荣 董欣梅

**责任编辑:** 李新涛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62901

**销售部:**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3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 序

李 森

服务-学习，是“行动中的教育”或教育中的行动。服务-学习就其内涵而言古已有之。人是社会中的人或曰社区中的人，任何与学习有关的社会活动，都有服务-学习的性质。广义地说，伙计们在作坊里学习，徒弟们在师傅的引导下就具体的实践环节学习，铁匠、小炉匠的学习，农民在生产中学习，做善事的人在社区从事义务劳动，等等，都有服务-学习的内涵；狭义地说，服务-学习，是学校教育过程中将社会服务与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结合起来的一种课程教育实践模式。在行动中接受人格教育、知识教育和智慧的启迪其实是个常识，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已经渐渐远离了教育的本真法则，远离了社会实践的人格陶冶。与此同时，在人类知识高速积累和膨胀的历史际遇中，伪知识、伪学说也纷纷衍生出来，与真理抢夺人类的心灵和心智。学校教育变成了封闭的教科书教育，而教科书中的许多知识，通常是在没有经过反省和甄别的前提下，就变成了所谓的金科玉律。相应地，封闭的学校，也堕落成了文化、知识的权力机构，而远离了陶冶人的场所。各种类型的知识在公共权力、学术权力、话语权力的合谋下，占据了教育的全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格教育、实践教育在知识教育的强大压力下必然走向堕落。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些有良知的教育

届人士即开始矫正学校教育的方向，他们在学校教育中倡导服务 - 学习，将教育的课堂引向社区，引向广阔的社会实践。比如在美国，1994 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就将服务 - 学习作为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在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等学校也一直在推动服务 - 学习的课程计划。云南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同在云南大学创立的设计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香港正生基金会正生书院建立的教学联系，是力求将多学科综合会通的服务 - 学习理想，引入教学系统的一种新型模式。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与设计学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艺术与设计学院，四家教学、科研机构联袂搭建教学、学术平台，共襄以服务 - 学习引导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的理想，以期培养有教养的公民担当责任。读者眼前的这部《服务 - 学习手册》，主要是由设计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人们撰写的，主编是向荣博士和董欣梅在读博士。我的这些同人们，受过与服务 - 学习相关的专业训练，有良好的学术品格，对教育活动与个人和社会的联系有着真切的体验和思考。他们在教学中，从不以假大空的理论吓唬学生，而是以赤子之心实践言传身教的、古老的教育真谛，作为教师和研究人員，他们本身就是服务 - 学习教育实践中的成员。他们带着学生，把教室设在日常生活的社区之中，与普通民众或困难群众朝夕相处。他们帮助儿童、妇女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人们相信自己的手艺和才能，相信自己的劳动可以创造一个快乐生活的世界。他们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而自己也享受到了人间温暖的馈赠。可是，在学院派学术体制痼疾溃烂的今天，他们作为人民的教师，还必须忍受着被学术体制边缘化的命运。不过，他们坚信，服务 - 学习是教育回归人格教育的未来，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初衷不改。作为《服务 - 学习手册》最早的读者，我要和我的这些同人们站在一起，并实践和播扬这种教育理想。谨为序。

2010 年 8 月 2 日

## 前言：共建知识创新型的服务 - 学习

作为社会工作教育者，我们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花费了很大力气去认识、经验和思考“服务 - 学习”。在“正统”专业社会工作视野下，这行动似有剑走偏锋之嫌。有人说，社会工作还没有搞清楚，又搞什么服务 - 学习；也有的人说，社会工作的实务教学就是服务 - 学习，这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词而已。而更多的非社工专业的老师及行政主管就直接将其与现在五花八门的实践教学名词联系起来，例如三下乡、三生教育等。在中国层出不穷的高校教学改革政策里，太多此类的东西已经让人应接不暇，我们已不需要什么新名词。由此，我们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不理解不支持是可想而知的。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外。美国，作为服务 - 学习概念最早起源国之一，服务 - 学习概念已被该国教育界普遍接纳并广为开展。近年来，西方国家日趋热衷于开展所谓的“跨文化服务 - 学习”，令服务 - 学习逐渐走上了国际化、全球化之路。在亚洲，印度、菲律宾、泰国和蒙古等国开展了一些服务 - 学习的工作；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很多学校则在探讨并践行服务 - 学习的理论，其所关注的焦点是服务 - 学习的操作环节，如项目设计、评估以及制度化等，最近两年，教学环节中的跨文化问题及服务 - 学习过程中的伦理

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特别重视。

但是,在我看来,在这些服务-学习的行动实践中,刻意安排西方发达国家学生到所谓欠发达国家地区去进行体验式学习的方式,实质上与教育旅游异曲同工。特别是当这些活动的开展缺乏必要的引导,学习者在缺乏相应的文化差异敏感度、对复杂社会现实理解不充分的情况下,将会轻而易举地得出诸如非西方文化下的贫困、落后和缺乏人权、自由等言论,这些言论使我不得不开始对看似清晰直白的“服务-学习”概念表示担心与犹疑。针对这种状况,我常常在想,老布什所倡导的“新世界秩序”和小布什以“捍卫新世界秩序”为由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否也是从这样的服务-学习项目中给培养出来的?如果服务-学习培养出了这种打上新殖民主义烙印、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那么,服务-学习的确是存在着一定问题的。

从国内国外服务-学习面临的困境来看,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到底要服务-学习来做什么?到底服务-学习为什么吸引着我们?我们顶着同行的压力、同事的不理解、国际交流中的不认同来开展这项工作,难道仅仅是因为有基金会支持,有钱吗?我想不应该是这样的。正如当年我也是在不了解社会工作是什么的情况下而进入社工教育领域的。因此,这其中必定存在着更为深刻、更为根本、从本质上能够吸引我的因素。

10多年前,社会工作教育以其“具有理论的实践(theoretically informed practice)”<sup>①</sup>的专业属性、“将人的生命及其尊严视为最高价值”的专业理想、将促进人生意义的追寻、减少歧视压迫并建立公正的社会的专业目标吸引了我。我在过去10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学习和教育过程中,逐渐发现社会工作在如此崇高的理念下,竟充满了对知识与权力的宰制,特别是在到底引进

---

<sup>①</sup> 这里我没有翻译成“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因为那无形落入将理论与实践分离的二元思维,复制理论高过实践的不平等关系。

或构建什么样的知识能够回应快速变化中中国社会的需要的问题上，充满了混乱和不公平竞争。中国的社工教育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被跨国“学术霸权”不断瓜分。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凭借什么，才能从这个“知识经济”的市场“蛋糕”中取到只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呢？在我们的社会工作教育领域中，存在着太多急功近利的“崇拜西方的被殖民心态”。很多人急切地将那些与中国社会现状相脱节的、不加审视和检验的知识、理论、技巧当作“正确答案”引进来，通过编书出书，制造了一堆堆李森在《教育危机》里所批判的“谎言”。于是，一个个打着关注困难群众旗号的利益集团在不断生长着。这些利益集团关心的，是如何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实现构建专家地位，以达到名利双收的“曲线救国”目的。社会工作一贯坚持的价值和理论，变成了“专家们”说出来的，而非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然而幸运的是，经过了 20 多年的社工教育恢复重建，尤其是过去 5 年时间里的突飞猛进，现在国内有超过 200 所的大学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不过，尽管如此，社会工作教育界在回答“什么样的实践知识体系能够回应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困难群众的需要”的问题上仍然是力不从心的。多年来，我们最在乎的是“专业化”、“职业化”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政府的认可和社会的接受的问题，而如何将书本知识“本土化”，或将一直在发挥作用的“本土性”知识上升为理论、使其成为课堂知识却一直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即使部分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学者不惧流言走出“象牙塔”，试图凭借“行动研究”以推进本土化专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依然受制于名利的钳制，就如同有的行动已经到了社区，却进不了社区一样。与此同时，社区沦为我们沽名钓誉的“鱼饵”，不断为我们提供学术研究、成名成家的“试验田”。国际上流行什么概念，就拿来申请一笔资金，到社区折腾一番，然后对不了解的，说成是成功模式，对了解的，就以“试验失败是正常的”作为搪塞的借口。



“与社区同行”，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谎言。如果说，靠翻译、编辑写成的书本知识会被“三个月在社区机构实习否定”，那么，通过急功近利的捷径来构建“行动知识”就好像给社区带来了一块挂在屋顶上的肉，靠望着它也能吃饭，但结果是，社区除了受骗的感觉外，就不会剩下什么。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还没有完成现代化，就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而与此同时，西方社工在福利国家瓦解浪潮的冲击下也变得焦躁起来。如此一来，国内国外的社会工作者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质疑：社会工作有出路吗？如果有的话，那社会工作又是什么呢？这样的机缘巧合令现今中国有关社会工作教育的思考恰好与世界保持了同步，这也为中国与国际“后现代”批判式的工作开展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和发展契机。

服务 - 学习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探索和思考中引入社会工作教学研究实践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服务，强调教学研究与社区的关系，思考实践教学和知识构建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即如何处理与社区无法避免的“剥夺”和“剥削”的问题。服务或许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概念，其中隐含着的权力关系，如服务与被服务，有能力对没有能力的服务。因此，不少学者和机构为了强调与社区之间的平等关系，用“伙伴式学习（partnership learning）”的概念来代替服务 - 学习<sup>①</sup>。我们继续沿用“服务”，主要是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在“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概念框架下，服务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与英文中“serve”所隐含的由于能力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关系有着认识上的区别。

但运用服务 - 学习能否自然而然地摆脱知识霸权及宰制，答案是否定的。在福柯看来，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权力关系以及知识的宰制，但他认为人们是

---

① 台湾辅仁大学开展的就是对服务的批判反思下引用“伙伴式学习”的。

有选择权的，即“逃避知识的宰制，不是通过去玩另一套与知识霸权完全不同的游戏，而是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游戏，或设计另外一个游戏，同时在上持有王牌……通过展示这种知识宰制的后果，通过指出还有其他合理选择的认知方式和行动”<sup>①②</sup>。

如果将服务-学习看做是逃避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中霸权和权力宰制问题的一个避风港，那么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又落入了另一种知识宰制中，那里也同样没有解决原初问题的答案和方法，这也从来都不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样简单。

社会工作是在外来的，服务-学习也是外来的，都有新殖民的可能。但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什么能免除被新殖民的可能呢？由殖民文化形成的有关后殖民主义的讨论中，最重要的不是对外的、西方的、更为强大的文化对内的、东方的、弱小的文化的侵入，更多时候，是所谓被殖民国家和文化精英共谋，并主动将其社会地位、威望等建立在这个新殖民主义的框架中。所以说，概念可以是外来，这种文化流动的趋势是不可抵挡的，也是开放社会不应该抵挡的。因此，我们更应当考量的，是这些概念的引入者要用它来做什么、是否知道如何来用。社会工作教育正在变成知识精英的游戏，而服务-学习甚至更大层面的高等教育问题也会如此。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问题，而应该积极应对。清楚地认识服务-学习即是：我们要用它来处理中国高等教育危机问题（李森，2008），落实大学正义的问题（吴松，2006），处理专业方面，特别是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中的专业伦理、理论与实践分离的问题。在这个意

---

① 这个翻译有些别扭，为了帮助更好理解这段话，原文摘录如下：One escaped from a domination of truth not by playing a game that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game of truth but by playing the same game differently, or planning another game, another hand, with other trump cards... by showing its consequences, by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are other reasonable options (from, X, 2005, from Foucault, 1997)。

② 引自福柯，1997，摘自 Butin, D. 2005 Service -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Dir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95 - 296。

义上，源于西方土壤的服务 – 学习概念，在回应中国高等教育以及社会工作教育本土需要的过程中，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使得服务 – 学习在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推动知识创新，使大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更加紧密，以此更好地服务社会。

## 服务 – 学习的概念及类型

目前，服务 – 学习大约有 300 多种定义，但在我们看来：

服务 – 学习主要是一种教学方法，但更是一种研究方法。无论对教师、研究者还是学生，甚至对于社区参与者，贯穿于服务 – 学习中的，是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如何将个人与社会连接起来，如何使知识、育人以及服务有益于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中的困难群众。由此看来，服务 – 学习处理的还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因此，平等关系的追求以及批判反思的开放精神是服务 – 学习的灵魂。在此精神的引导之下，学生有计划地提供符合社区需求的服务活动，实现课堂学习与社会服务有机结合，同时与教师进行结构性反思，从而实现重构现有知识的目的。如此一来，服务 – 学习推动了研究、教学和服务三位一体的高等教育改革，使知识来自实践并服务实践的理念得以实现。同时，在服务过程中，学生的能力能够得到多方位提高，其中包括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服务 – 学习，能够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关心他人的社会责任感及服务社会的能力。服务 – 学习的终极目标，就是在过分强调物质生活的功利性社会文化生活中，推动中国社会的新型社会服务文化，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文化的形成。

这个本土定义与美国剑桥学院布廷（Butin）教授所定义的服务 – 学习有异曲同工之处。布廷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如何避免服务 – 学习落入俗套的“常

规化”圈子而失去原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研究。他认为服务 - 学习是“深植于文化中、具有强烈的社会影响、对现实社会公平正义进行思考且能将个人存在的意义加入其中”<sup>①</sup>。这即是说：“深植于文化，是指它被深深地打上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的烙印，其中包括对成长、进步、个人主义以及主体性的各种假设。我们无法将我们所思与我们所‘是’相分离。因此，服务 - 学习即是文化实践。社会的影响性，体现在服务 - 学习的结果，无论大小，都会给我们所处的社会带来影响，因为它是通过个人来与其他人共同进行的。无论是通过社会正义的理论框架还是身份建立的框架，服务 - 学习的开始即是个人对整个社区变化的诠释的开始。服务 - 学习的政治性则表现在其从根本来说，是重新塑造权力关系的尝试，无论是传统意义上开始将社区和学生的主体性纳入服务 - 学习的每一个环节中，还是重新思考知识、权力及身份的问题。最后，服务 - 学习是存在性的，对个人的存在价值的界定在于，它迫使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社区伙伴，都不得不通过他们自己的选择不选择来对自己进行界定。从事服务 - 学习并没有中立这种态度的，那些用‘中立’、‘不想搞得太复杂，只想做一个老师，简简单单，将学生教好’来表明自己态度的人，也就是界定了他自己是抗拒改变的，那么有关他的所有的教书育人的理想就沦为‘谎言’。最终，服务 - 学习也好、社会工作教育也好，在避免沦为‘工具’、‘模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这样一个有关存在性问题。”<sup>②</sup>

布廷对服务 - 学习的概念化处理显得有些抽象，为了帮助大家明白，我用四个“理想类型”来概括它的特征：

---

① 英文原文是：service - learning is a culturally saturated, socially consequential, politically contested, and existentially defining experience, Butin, D. 2005 Service -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Dir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X

② Butin, D. 2005 Service -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Dir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X

类型一：技术层面的服务 – 学习。此层面强调的是教学的有效性，例如通过学习发展社会学理论，在利用社区组织对农民工子弟的服务，使学生更好地明白不平衡的发展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教学效果无疑超过单纯的课堂讲授。

类型二：文化层面的服务 – 学习。这是服务 – 学习的最关键的一点，即服务 – 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使其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与此同时，服务 – 学习拉近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类型三：对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困难群众给予充分的权利和机会。服务 – 学习贯彻社会正义的世界观，通过实践，使个人与外部社会结合，促使高校成为推进公平社会发展的力量。

类型四：反对原教旨主义的服务 – 学习是培养杜威的“叉形路径”（forked – road）的思维的方式的方法之一，服务 – 学习使得学生能够始终对“自然的”、“正常的”、“基本的”保持疑问。

为了更好在操作层面上区别这四个类型的优点与局限性，布廷列了一个表格，从它们各自所处理的核心焦点、可能带来的改变及局限性上进行比较。如下表所示<sup>①</sup>：

|     | 核心焦点              | 可能性                  | 局限性                                |
|-----|-------------------|----------------------|------------------------------------|
| 技术型 | 知识内容              | 通过与真实世界联系，<br>从而加深认知 | 经验超过知识点                            |
| 文化型 | 社会责任、人际<br>沟通能力提高 | 对自我与社区以及<br>世界的扩大体认  | 对社会及文化复杂性的认识，<br>被服务中的“慈善”<br>倾向削弱 |

<sup>①</sup> Butin, D. 2005 Service –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Dir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36.



续表

|        | 核心焦点    | 可能性                  | 局限性                                |
|--------|---------|----------------------|------------------------------------|
| 政治型    | 社会及政策倡导 | 为个人和团体创造更为公正和公平的社会环境 | 意识形态分歧，影响课程知识                      |
| 反原教旨主义 | 认知差异    | 对现有知识体系的质疑扩大了认知论可能性  | 缺乏正式的结论性知识，这会使习惯了应试教育学生泄气，感觉不到学习效果 |

我们所了解的服务 - 学习基本上是从技术型层面出发的。通过服务 - 学习，那些学科发展相对成熟的专业的学生，能够在检验课堂知识的同时，获得其他能力，如动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获得，能促使他们适应社会需求，提高就业机会。在技术型基础上，不少积极推动服务 - 学习的老师还能将关怀提升到文化型层面上，在培养专业技术合格的学生的同时，也能培养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像社会工作这种相对年轻、以实务来开展理论研究且实践理论框架基本是引自海外，尤其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知识体系的学科，通过服务 - 学习的反原教旨型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促进更加适宜中国本土实践知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 服务 - 学习与去殖民化

正如上文所示，服务 - 学习作为一个教学改革工具的同时，更是一个知识创新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要使远离社会实践的“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走近日常生活，使学生重新思考书本课堂知识，让受制于英美国家及香港地区的知识在本土化的同时“去殖民化”，将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不同声音引入知识建构中来，打破专家主义对知识的控制和垄断。

布里克曼<sup>①</sup>认为,没有批判反思的社会工作是具有殖民性质的,“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社会工作知识具有相当的殖民性,其结果是否定了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性”<sup>②</sup>。而埃弗则更强烈地批判社会工作中的殖民主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许多从事社会工作实践的人很难意识到实践中的殖民性所带来的后果<sup>③</sup>。如何应对知识构建过程中殖民倾向的问题,布里斯曼认为,社会工作需要不断地将困难群众的声音纳入课程体系中,使其融入教育实践经验中来。

因此,在不断引入海外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如何去其殖民性成为社会工作教育的最大挑战。而首先面对挑战的就是教师,因为这意味着,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就是要重新思考课本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而这个重新思考仅靠书本是不够的,还必须亲身投入到社会实践中,这就要求老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使得长期以来形成的老师作为“知者”的“授业解惑”的专家型的地位受到挑战。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服务 - 学习最大的阻力是来自教师。

对教师来说,对服务 - 学习的认识是一个边缘的、“额外”的负担。有的老师直接说:“我不想搞得太复杂,我只想简简单单,教好我的学生就可以了。”这点要求,相对于许多在体制里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老师来说,已经很不错了,至少还体现了起码的职业道德。但大学老师,这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不是满足于工作成绩、遵守职业道德就足够了?换句话说,如果该大学老师所教授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现实有所出入,如

---

① Briskman, L. 2003 "Indigenous Australians: Towards postcolonial social work" from *Critical Social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and Practices*, by Allen, June. Bob Pease and Linda Briskman. Crows Nest: Allen &

② 英文原文为: "The colonizing effect of social work formulations from other cultural and national contexts denies the validity of local experiences". "... to redress this, social work needs to incorporate the voices of the disadvantaged into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experience."

③ Ife, Jim 2008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Work: Towards Rights - based Prac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果他不能从行动中有系统地检视且通过检视来产生新的知识，那恐怕这个“成为一个好老师”的小小要求都很难实现。当面对学生“三年的课本学习被三个月的社区实习否定”的时候，我们如何还能心安理得地说自己是一个对学生负责的、称职的老师？所以，在这个充满竞争、信息知识大爆炸的社会，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老师绝非容易的事情，他还需要明白“想像力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

实际上，不光是中国大学老师，包括一些国际教育专家也表示：“不要将教师的目标定得太高……因为将学科基础教给学生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你也许可以将他们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研究者（注：专业人才），但你却不能教会他们如何做人，你最好试都不要试。”布廷在充分考虑当下大学教师在各种限制中的艰难生存状况下，认为教师如果是放弃育人的目标，那么服务 - 学习也“无非是提供给教育者们一套更为有效的工作来将‘教书’而不是‘育人’的工作做好而已”。

而我想说的是，这个“有效”不只是教学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础知识是什么”、“这些知识与更广泛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关系”的问题。这样的结构性反思能使我们避免在追求专业化过程中脱离最原初的问题。

该手册的写作即是在这样的背景完成的。手册的作者以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和服务 - 学习项目工作人员为主，同时参与的还有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以及长沙民政干部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以及人类学专业教师。我们共同的特点，即我们在长期的教学工作实践中，都坚持贯彻服务 - 学习的核心理念。

任何形成于人在社会情境中与社会情景发生作用后的知识和理论都不会那么简单。这个手册看似条块分明，但并非意图提供一个简单、快速、完全的解决方案。我们将过去三年中的服务 - 学习的实践和书本学习提纲要领地呈现，仅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大学老师，不管是社会工作专业还是法律、

文学，甚至计算机工程专业，一起通过服务 - 学习教学实践来探索如何在完成我们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找到其中的更深层的意义。无论是出于对教学方法有效性改革的愿望，还是对专业知识的反思，抑或是对如何建立一个更适宜人们生存的社会的探讨，我们有信心通过服务 - 学习来得以实现。